

心香一瓣  
xinxiangyiban

# 小燕子

吕复伦

今早仍不见一只燕子,看来真的都飞向南方了。我每天早上六点在南阳台活动:旋转眼球、贴脚、浴面、鸣天鼓,间隙中观看窗外高悬的一东一西两条电线上的落燕。我拉开玻璃,把上半个身体倾斜到窗外,细数两条线上的落燕,我可不是刘禹锡笔下的“行到中庭数花朵”的排遣无聊、孤寂,我是出于好奇,或是想探索点什么。平时多为一条线20余只,偶尔超30余只。特别是下雨天落燕更多,飞离界大概只有燕子喜欢天雨浴。有一早上雨下得很大,我都担心孙女如何去上学,但两条线的落燕竟依然很多!

9月27日,我发现两条线上密密麻麻地站满了小燕子,一数各有60多只!我潜意识里感到燕子会有大动作。于是录下来发给亲友,多数猜测燕子集会可能在商讨南迁事宜。果然第二天和第三天一只燕子也没有了。

人类对燕子的亲密之情甚至远超家禽。俗话说:“一窝马蜂两窝燕,打得粮食吃一半。”农村孩子有掏各种鸟窝的,甚或

有人冒险爬上县城里的高塔顶层掏燕窝毡子(即雏鹰),但好像约定俗成,从没有人掏燕窝。

北方见到的燕子有三种。一名雨燕,只在塔上做窝,据说雨燕没有向后的爪,故不能落于树上,更不能落到地面,否则无法起飞。雨燕是已知的最擅长飞行的鸟类,有生物学家在北京的雨燕身上安装了飞行记录仪,竟创造了雨燕连续飞翔十天的可怕记录!现在巨野县永丰塔上早已没有雨燕,只有聊城唐塔上硕果仅存。另外两种是在村民家堂屋内横梁上做窝的家燕。但是,肚腹为棕色的才被民间称为家燕,而白肚腹的被简称燕子。两种燕子的巢也有明显区别:家燕的巢没有夹杂草,纯唾液和泥筑成,外表较光洁;一般燕子的巢则是泥夹草筑成,像极了农村的夯土墙。家燕的数量较少,更招人喜爱,谁家有家燕,主人往往引以为傲。

在所有鸟类的巢中,只有燕子与人类最亲近,可以说是人燕同居一室。有一个凤凰教百鸟如何做巢的民间故事,特别

有教育意义。说是凤凰刚开始讲,鸡就睡着了,所以始终不会筑巢,只得有求于人类替它搭个窝,但人类代为筑窝也不是没代价的:母鸡下蛋,公鸡司晨;喜鹊等鸟也没坚持到底,只好在树枝上建窝,日晒雨淋,饱受风霜之苦;好在麻雀学会了在人类屋檐下掏个窝,但也很憋屈;夏天顶酷暑,冬天冒严寒。哪里比得上燕窝:风吹不着,雨淋不着!夏天到北方避暑,秋冬飞南方躲寒。燕子堪称智慧鸟。

我家乡的老百姓说:燕子不吃落地的。就是凡落在地上的东西,无论什么,燕子一概不吃!燕子是在空中飞行时捕食,只吃活的,不吃死的:很讲究饮食卫生。燕子可消灭大量蚊虫,是人类的好朋友。

雏燕长着黄黄的嘴,非常可爱。成年燕我们家叫作老燕子。老燕子飞来喂食时,小燕子整齐地排在巢边上,张着嘴,发出唧唧的叫声。小时候,我特别喜欢看燕子喂食,亲和又温馨。雏燕一旦会飞,就会飞落在院中的晾衣铁丝上,站成一排。大概老燕还要哺育几天,小燕才会独

自各奔东西。家中的燕子一年只繁殖一窝。燕子的就巢性很强,一对燕子只固定人住一个巢,“差池欲往,试人旧巢相并。”因此民间纷传,燕子南归时,在其腿上绑一个小布袋,装一粒黄豆,来年飞回,就会发现布袋里装了一粒胡椒。中国不产胡椒,这样说来,燕子越冬不仅在东南亚,有可能在印度尼西亚等南洋过冬了。专家跟踪北京雨燕,深秋不是南飞,而是偏西南,竟在两万五千公里外的南非过冬。真乃飞行冠军!

燕子南飞北翔非常准时,在物候学上有一席之地:“椋子开花燕回来”,这时可以移栽椋子树。因为椋子树须顶花移栽。

老家的人还会翻译燕子的鸣叫声:“俩五一十,俩五一十。”小时候见燕子在铁丝上欢叫,我们小孩子就“俩五一十!俩五一十!”与之对唱。

今年小燕子是集会南飞的,这天是秋分第四天。我记住这个日子,看明年是否也在同一天与可爱的小燕子惜别!

人间真情  
renjianzhenqing

# 可怜天下父母心

王益华

昨天我在专家门诊坐诊,我预约的一位老人,因颌下肿瘤来找我办理住院手续,需住院后手术治疗。老人66岁,患有骨关节炎,拄着拐杖,走路蹒跚。我问他:“怎么你自己来了,孩子咋没来陪你,术前需要很多准备工作要做的。”老人平静得没有一丝抱怨,淡淡地说:“年轻人现在多忙啊,他们上班忙,工作压力大,还得带孩子,太累太辛苦了,我不想打扰他们。尽管我腿脚不方便,但我想还是自己慢慢来吧,力所能及减轻一点孩子的负担和压力,手术当天再通知孩子吧……”

望着老人孤单、落寞、一瘸一拐地拄着拐杖离去的背影,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善良的老人家,尽管自己身患疾病,年龄大了,行动不便,但此时此刻仍然想到的是孩子,理解孩子工作的压力和生活的不易。可怜天下父母心,老人对孩子的爱,是刻在骨头里的舐犊情深,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本能。是那么的真诚,那么的无私,那么的纯洁如玉、美白无瑕。这就是无私的爱,高大如山,又柔情似水;默默无闻,又朴实无

华。作为孩子,请善待老人吧,他们把青春、热血、激情给了家庭,给了孩子,给了我们一个温暖的家;他们含辛茹苦,把我们养大,送我们上学读书,学文化;他们老了,眼花了,背驼了,行动慢了,你是否还能想象出他们为了家庭和孩子挥汗如雨,疾步如飞的身影……

痴心父母古来多,孝顺儿孙谁见了?父母在,人生尚有来处;父母去,人生只剩归途。

时光匆匆,但父母的爱仍一往情深;父母的爱如春风化雨,像夏之阴凉,是春华秋实,似冬日暖阳。

有父母的日子,永远温暖、温馨、幸福,永远是春天!

父母老了,工作之余,领着爱人,带着孩子,常回家看看,陪父母吃顿饭,听父母唠叨唠叨。让我们牵着父母的手,陪他们说说话,走过春夏秋冬,一年四季。这就是幸福,平凡人的追求;这就是幸福,父慈子孝,儿孙绕膝;这就是幸福,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,叫一声爹,喊一声娘……



曹  
凤

晚  
霞

心  
飞  
扬  
摄

最  
最  
难  
忘  
zui  
zui  
nan  
wang

# 指甲花的回忆

张建敏

夏日,小区门口的一丛指甲花开了。有粉红色、白色、红色或者红白相间色。娇柔的花朵,嫩绿的叶子,在日光里顾盼生姿。一刹那,我忆起儿时关于指甲花的趣事。

小时候,一放暑假,我必到乡下大姨家住上几天。大姨家有五个表妹,两个表妹。家里还有菜园子和葡萄园。白日里,我和众姐妹品尝瓜果鲜蔬。傍晚时分回家时,我们采好蓖麻叶子或者桑叶,以备晚饭后染指甲用。乡下姑娘便慢慢淡出人们的记忆,烧制的土盆早已落入了时代的后方,干柳树的土井也已变成了机井,大方地以路带渠,能把黄河水引到地头,高压线架到了田间。随着农田现代化生产,盐碱地变成了高产田。

1979年,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,农田人均分配。本来东西长的干柳树地块现在在大方里要南北分,一下子把干柳树分给了十几户人家。农民精神焕发,干劲十足,收入倍增,也开始把精力放在了培养孩子上。可别说了,张家还真培养出了一名大学生张强,考入农业大学,毕业后分配在市里的农业部门工作。这孩子从小心善,知恩图报,对邻里说,自己有技术,也有销路,如果建一个规模大点的葡萄园,肯定效益不错。大家听后无不响应,共有十三家,地块连起来有一百多亩,各自种植管理,联合销售。

这一年,葡萄长势良好。一个星期日的上午,忽见地头的柏油马路上停下一辆黑色轿车。张强定睛一看,马上飞奔过去,趁打开车门之际对姑娘一个亲吻,这一幕被姑娘的二婶看在眼里。这姑娘就是柱子的女儿,名字叫香粉。张强和香粉是高中同学,两人分别考入了不同的大学,在上大学期间就建立了恋爱关系。香粉和爷爷奶奶一阵亲热后,二婶故作关心地说,粉妮儿也不小了,该找一门亲事了,不如我给你找一门好人家嫁了吧。香粉说,二婶给我找一个啥人家啊?二婶说,找个种葡萄的不好吗?说后大家一起看向张强,呵呵地笑起来……

眺高山奇雄伟岸  
听小溪流水潺潺

眺高山奇雄伟岸  
听小溪流水潺潺

宝。夜晚,庭院里凉风习习,星辉熠熠。大家囿困睡觉。我感到由于皮筋的束缚,而使手指有些麻木的感觉。但想到明日一早要各自媲美指甲,也就不在乎了。

第二天清早,我们在鸡鸣狗叫中醒来。第一件事就是拆掉麻麻的手指肚上的包装。哇!十个鲜红的指甲盖儿!太美了!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的大多是正红色,也有稍微淡一点的粉红色,反而与众不同。大表姐甚至将最后一点花汁酱,包在了指甲盖上,在姐妹们买来各色指甲花,放在石臼里捣碎。又加上明矾,据说会使指甲着色更艳。五表姐就可劲儿地捣啊,花汁飞溅。待花汁酱捣好,我和两个表妹早已张开了十个手指头,争先恐后等着“美甲”。四表姐小心地捏一撮花汁酱放在我的指甲盖儿上,一定要盖住整个指甲。三表姐马上递过来鲜绿清香的叶子,垫在手指肚下,左、右、上叠压好。二表姐又递过来裁好的小块塑料布,加裹一层,最后用橡皮筋束好,就好了。十个手指头被包裹得紧紧的,以免晚上睡觉时被蹭掉,形似像作茧自缚的蚕宝。

花开花谢,人来人往。众姊妹各奔东西,有的命运多舛,有的辛苦辗转。如今,美甲店遍及大街小巷,但我从未进去消费。我仍想采撷一簇美丽的指甲花,呼朋引伴,将指甲染成纯天然的颜色。

赏不尽太平盛世的丰收美景  
诉不完蹉跎岁月的悠悠情怀  
我用流淌时光的缺憾和美好  
感受往昔流年的卑微与崇高

如诗如画的美丽秋天  
总是以燃烧火焰的形式  
伫立在我阴晴的心空之中  
无论季节的风雨如何变幻  
关于秋天优美深情的赞歌  
也总是一如既往地铿锵嘹亮

杨明军

# 荷锄问陶

孔伟建

千年前的那个素朴原始的天地之间,渊明种豆南山,晨兴而作,带月而归。那种悠然自得早已成为一幅永恒的历史剪影,穿透光阴隧道,历经无情风尘岁月冲刷淘洗,反而越发清晰起来。

自然,人类灵魂的最好皈依;自由,生命价值的最高体现。陶潜,应是中国历代文人中屈指可数的潇洒如风者吧。归来去兮,去来自由。“少无适俗韵,性本爱丘山,一丛丛的灿然秋菊,大自然的宽广胸襟接纳了满目疮痍的他。

于是,摸惯了笔杆子的手开始拿起锄头,终日盯着书本的眼睛开始关注五谷。春种、秋收、冬藏,农民用日复一日

的劳作维系这个世界,他们才是自然的真朋友啊。美在民间、真在民间、善在民间,流浪半生的渊明终于顿悟。

那从从秋菊开了千年,仍然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放异彩。他们身上至今还留有渊明的影子吧。“不是花中偏爱菊,此花开尽更无花。”并非所有的花都能傲霜,正如并非所有的人都能笑傲江湖。今天的菊花摇曳之间,仿佛还有渊明飘逸的身影,他长衫布履,须发飘飘,满目的魏晋风骨在他身上汪洋恣肆。

红尘纷扰,一切烦恼原本是自找的。佛说“世间本无事,庸人自扰之。”即使地处偏远,只要有一颗眷恋红尘之心,就难得清静!渊明说“问君何能尔,心远地自偏。”自古境由心造,但万丈红尘之中,心远者庶几?

那方与世无争、无忧无虑的桃花源,闪烁着迷人的诗性光泽,灿烂在浩瀚的文学典籍之中,曾经装点过、迷离过多少人的梦境啊!此景怕是只应天上有吧,一旦坠落人间,总会给人以幻梦之感。怕是只能出现在画中、装载进诗歌里吧,那美丽仿佛经不起凡人触碰,只能听任诗人醉酒后吟唱,听任画家兴致大发时,挥毫泼墨,淋漓尽致地吞吐胸中美景。

只是,曾经在历史深处招摇的那方桃花源,今天还是当初的模样吗?那落英缤纷的满地繁华,那鸡犬相闻的闲适从容,那绚烂夺目的桃花流水,那飘然倏忽的木船小舟,而今要去哪里找寻?当现代化的嘈杂无情地驶过那方胜地,人们能看到的只是粗俗的被金钱蒙蔽遮掩了的面目全非。这样的景色不看也罢。

正如曾经非常要好的朋友多年不见,当初的那份默契恐怕难觅了吧?所谓“相见不如怀念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世间万物,人间美景,真正看过、参透之后,反而没有了想象的空间和余地,如此也就兴味索然了。倒不如给自己留一点想象的私密空间,任想象填充弥补现实的缺憾与不足,这样不是很好吗?

哲人说,人不过是一棵会思考的芦苇。的确,万物灵长和世间苍生一样其实都是一程生命经历,或短或长,或喜或悲。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量让生命不留遗憾,尽量让诗意的生活普照你我。恰如渊明,如果不能经世济国,索性就回归自然,种瓜种豆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自给自足,闲云野鹤,在田园山水之间终老一生吧。

# 干柳树

常云辉



生产队时期的每一个地块都有自己的名字,每个名字也都各有来历。譬如,三同碑记、碑记楼子、张家坟、宋家坟等等,这些都是以实物或各家的坟茔命名的。还有干柳树,谁也不知道这棵树活了多少年,也不知道干了多少年,最后树没了,把名字留给了这个地块。

干柳树入社前是金爷家的地。金爷说,听他爷爷说这块地原来是贾家的祖莹地,是一块盐碱地,地里除了有一棵大柳树以外什么庄稼都不长。夏天洼地方长些枝条和杂草,一到冬季,人们争着来割些柴草,剩下一地白花花的盐碱。大柳树确实很旺盛,两楼多粗,主干不高,但三个枝干足有两丈有余,树上鸟窝就有上百个。人们把这棵树奉为神树,天天有人烧香许愿。若干年后,大柳树慢慢焦梢了,枝干也慢慢死了,只有主干又发出点新芽,又过了好多年主干也死了。但没人敢冒犯神树,只能任由它自生自灭。

清朝中期,贾家远徙他乡,就把干柳树委托给了金爷的祖上管理。当时,金爷祖上是佃农,得到这块地如获至宝,一家人除除杂草草根后,进行平整、施肥,精心耕作。种上小麦,一开始长势喜人,但一到冬天,地里又起了一块一块的盐碱,麦苗死了,只有原来的洼地能保些苗,尽管收成不是很好,但也是第一次吃到不用交地租的小麦,一家人其乐融融。时光荏苒,百年之后,干柳树传到了金爷手里。干柳树早已不见了,但它代表的这块地依旧如初,它养育了金爷家整整五代人,但也是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五代人。

1942年,家乡闹灾荒,蝗虫遮天蔽日,农作物被吃得一干二净,粮食绝产。称是这一年出生的,他家有五口人,大家称为金爷的就是他的爷爷。柱瘦得皮包骨,像一只黑老鸱,因妈妈缺少营养,奶水很少,饿得柱嗷嗷地哭,后来连突的力气都没有了,脸上两只硕大的眼睛也不常睁开了。妈妈看着心疼,就拉着棍子出去讨饭。走到西北四里的一个村庄,实在走不动了,就坐在一家大门口休息。从门里

走出一位中年妇女,看样子是一位大家夫人。夫人看柱妈可怜,就拿了一个馍馍相送。

一连三日,柱妈都从夫人家拿回一个馍馍。到了第四天,柱妈感激而怯怯地向夫人,您为什么对我这么好?这时夫人坦露了压在心底多年的心思。夫人家是财主家庭,有上百亩地、几个长工,吃穿不愁。她已年过四十,但没有生下一儿半女。夫人说想抱养一个儿子。柱妈回到家里,把事情讲给公公和丈夫听。丈夫思付良久,面有难色地说,柱在咱家饿死也是死,不如让他逃一个活路,送给夫人做儿子吧。第二天,柱妈把柱抱到了夫人家,没有告诉夫人柱是自己的儿子。夫人对柱妈说,我没有奶水,你就留在这里奶孩子吧。柱妈欣然答应,夫人成了柱的妈,柱妈变成了柱的奶妈。柱从小管夫人叫娘,管柱妈也叫娘。柱有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,他聪明灵动,好学上进,普解人意,长大后仍和柱妈家保持联系,像亲戚一样走动。

1950年,实行土地改革,柱家划成

了地主成分。柱20岁时学成了一门制作盆子的手艺。到了“文革”时期,地主阶级成了革命对象,柱和家人们都经常被拉出去批判。柱是地主羔子,年轻体壮,没少替父母挨了打。柱的大娘看在眼里,疼在心里,悄悄对柱说,孩子,你爹不是你亲爹,你娘也不是你亲娘,你奶妈才是你亲娘,你做这个地主羔子太冤了,去找你的亲娘吧。柱来到亲娘家,跪在娘的脚前,哭着说说不下去了,想搬回家住。亲娘一巴掌打在柱的脸上,你爹你娘是你的救命恩人,也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,要不是他们你早就饿死了,无论怎样都不能做出忘恩负义的事。金爷闻讯后赶到家里,对柱说,孩子,你先回去吧,容我想想办法。

金爷虽然已经年过七十,但还是身强力壮,一米八的个头,鹤发童颜,两只眼睛炯炯有神,声音像高音喇叭,是生产队里的队长,在村里威信极高。金爷一晚上辗转反侧,左思右想,终于想出了一条万全之策。第二天,他找到大队党支部书记,说队里想建一个盆窑厂。支书